

鐔

墟

堂

摘

稿

鐘墟堂摘稿卷之十七

明光錄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臨城吉和雷禮著  
祭文一

奠劉元城先生文

夫士有曠世而相感者古人有是言矣非精氣所注  
鬼神爲通而何其契若相授受耶予讀宋史稱  
先生真鐵漢方其立朝抗言指摘權奸不少却卒致  
章惇蔡卞輩肆毒屢竄惡地瀕死不動其心意此  
方風氣剛勁其真受固狀者及觀先生爲學自不

妄語始論當官處事必秤停輕重務合理道則知  
先生托言爲死祐完人者非妄發蓋秤停熟也某寡學  
無術入銓部以來崇正黜邪於軸意意指弗輒徇  
豈敢思立見竄逐歟秤停輕重心無秤軸臣不忍有  
君恩要亦自信此心而已今斥判忝雄傑以辨香謁先  
生於祠內謂天實相之使知所景範以堅信道之  
心不其然乎夫艱難險阻實爲作德之基而天之  
所以玉成正人者終非善好能制其命觀葉際薦  
除書蒙其心於先生勢甚急矣而一夕鐘鳴天寔

斃之蓋居高聽卑有若此今

上獨攬乾綱不同紹聖時事予謫居先生故里又非惡地寸衷耿耿雖不敢繳福於穹蒼稜破平日之戒有愧先生死不爲也矧爵位升沉如浮漚然皎乎揭天地間惟正氣而已彼章蔡怙寵滅類自以爲世莫已毒今詆爲鬼蜮思寢其皮惟先生祠宇巍然守土者必祀先生乃聽政又群秀士育先生祠庶如摠衣侍教使章蔡有知寧不含羞地下而悔爲鬼蜮之行耶某生也晚無緣侍先生左右而英

靈若現不知寡昧迂踈肯曲垂指教通之夢寐矣  
乎生溺一末言有盡而意無窮惟矜而進之

奠同仁三先生文

夫人生宇宙間如春耕秋腓理無久視其皎然揭  
日月並曜不失其所以爲入者仁而已矣然仁貫  
五倫而莫大於君父使心平爲國順天理合人心  
則生死雖不同而戒莫所以爲入者未始不同也  
方蓮濠邑蓄異志剝奪江右士民如負隅之虎諸  
司皆悚息爲避禍計惟憲副胡端敏公以發姦諂

戎巡撫孫忠烈公以抗節死難提督王陽明公以  
冒險定亂猶之三仁於殷其跡雖異其揆則一均  
足以扶世翊運謂仁根於心不約自同者非耶嗚  
呼光嶽氣分士習日下易心於變故不顧君父者  
豈少也三公同浙產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卒  
之同宦江右身犯凶歟相次成功使稱述其仁者  
崇祀吳山增重同榜其於歌鹿鳴之典寧有所負  
矣乎古之人慕其人必思所以繼其志今兩浙山  
水靈秀依然如舊凡青衿之士過其祠者莫不切

仰止之懷及計壬子以來支干將及一周豈無應  
運以興步其芳躅者出于學校之間耶愧予涼德  
濫司文教不足以標示諸士敬積虔妥靈寫此表  
曲冀三公鑒之陰牖默示使諸生知所砥礪建鴻  
鉅之業就非常之事則於前哲有光而某亦竊與  
其榮矣

四賢書院奠文

維茲寶婺山秀川明儲精毓秀群哲挺生文定何基  
開闢學求守約力斥異端上探伊洛元氣再培復

有魯齋

王栢

惕然持敬直窺聖涯業授仁山

金履祥

益詳

以確剖析疑似其見卓卓冲澹養志寔啓白雲

許謙

指示歸的所在蒸薰羽翼六經前後一轍邇流而

源支派不絕像位秩列秋肅春溫扶世立教天壤

俱存藐予踈庸濫司文鐸素佩徵詞如服良藥深

病士習弗務躬行兢逐枝葉漁獵虛名敬率諸生

薦此蘋藻尚冀明光陰曠正道如渴得飲如醉得

醒庶幾寡過無愧典刑

祭少保張龍湖翁文



嗚呼古人有言感恩易知已難某之於翁豈徒感恩已耶自壬寅之春公召自留銓入佐太宰某叨屬吏於典守所存動稽前制不敢開倖門徇要人蓋亦求盡常職耳非矯爲名高結翁知也翁獨許某不負所職此豈可以虛辭借哉父之某忤要人謫天雄翁惋嘆於朝詞氣激烈不爲禍患懼沮非薄於謀身而厚於待屬吏也心同神比堅如膠漆雖昆弟不能離而况於要人乎昔韓魏國居諫垣不畏避爲自安討王沂公稱其不負所職故魏國

得此益自信者以沂公爲天下正人也某雖寡學  
難以自信而翁爲今之沂公實後學著龜故某不  
自揣量而隨處持此心以盡其職者蓋信翁之深  
因之以自信也詎堂屬私昵之情已哉及翁膺爰  
立之命入禁直某亦起謫所晉貳垌卿聞翁雄挺  
大節以天下爲己任而民生休戚人才進退邊情  
虛實與夫法度紀綱有矣於前制者無不剴切論  
之是沂公之不收恩避怨於翁蓋無愧矣萬一獲  
侍翁左右亦欲取沂公之儼然不動者望翁庶高

明之德濟以沉毅之謀則大事可定而魏國之所  
以師服終身者在此乃一疾遽逝將託誰爲知己  
也耶嗚呼公不可作矣而公之知愛與沂公之勉  
魏國其心一也某雖不敢比業魏國然魏國之臨  
事熟慮而持之以定力不計乎成敗此則可以自  
信而求不負於知己也公其然之否耶嗚呼哀哉  
知人知言亦猶知音今鍾期已矣徒欲鼓伯牙之  
琴是求知於好竽之門也不亦左乎顧暮天之鶴  
弔徒洒泣於西風槭辭附奠聊至此酸痛已矣

同鄉門生祭太宗伯南野公文

嗚呼天於斯文所關甚重而何其興廢之朕不可  
測耶自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或蕩於紛華  
競於馳騫不歸其根久矣於潛心大業何有哉吾  
師野翁崛起廬陵卓然有任道之志不窮高以陷  
於空無不驚博以流於泛濫直指本原以溯孔門  
要旨凡海內學者尊而事之猶若考亭之在宋室  
也而翁之所以教人規模廣大不爲萎儒固習其  
要本原於六經而其究可措諸事業故及門之士

如群飲於河莫不充其量而歸况某等叨同鄉侍  
函文有年所賴指迪而不至於悖繆者豈下考亭  
之澤耶然考亭以斯文自任而正心誠意之說爲  
世厭聞加以纖人攻之立朝僅四十日而罷從遊  
之士至無所容其身識者未始不致憾於宋事也  
我

皇上崇敬一之學以示天下首擢翁掌邦禮置左右與  
二三元老協恭幹國事更相推美而不自居非考  
亭所遭可比擬某等亦賴彙征布庶位各以所得

於翁者自効寧至有變易衣冠自別其非考亭之  
門乎哉今

上自朝堂下及閭閻未始不慶恭道之會意翁柄用有  
日將與二三元老白首同寅以斯道幹元化則考  
亭不得施於宋者可施於今日矣而中道遽殞吾  
不知彼蒼之意何若也使天無意於斯文則君臣  
相遇自古為難而所以構其會者其誰尸之天如  
未喪斯文也則斯文有托於翁矣既畀之位而又  
奪之齡是遵何說者哉嗚呼痛哉考亭之志雖不

及施於宋退而明道有以立人極爲萬世宗師而  
悶入黃幹張洽二三君子又足以托斯道則考亭  
可以死矣翁受知

宸眷不及大施所學以究參贊之業而其等寡陋又愧  
任重道遠之托翁何以死哉往者某等問難左右  
翁雖疾病支離則喜見於言脫然沉痾之去體計  
翁壽考惟棋而天之所以相斯文者未艾也今病  
未浹旬而遽易箴無復有范念德黃幹輩在側受  
遺教則學之當勉與遺書之當脩并喪禮厚薄無

從而償也及計聞奔突雖摧肝裂腸而翁能復起也哉嗚呼蒼天其無意於斯文乎固不為翁一人計獨不為後學計乎某等所以涕泗傷悲者不悲翁一人之亡而悲後學之失所依歸也雖然考亭之學得所托矣而歸葬之母有為徒送偽師之謗今計聞當守惻焉鹽棹

特加恤典賁及身後是翁之學已孚於上下某等雖不肖敢不蚤夜服膺嚴訓而其後黃張輩耶臨位一

慟萬古長辭



同鄉諸老祭南野公文

鳴蟻豪傑之生將爲天下蒼生造福期不負所學也天於南野公胡爲乎生而胡爲乎奪哉吾鄉太和山間多清淑之氣自楊文貞稱

成祖以來至今百有餘年積發於公敦大齊愷不啻取真秀於天柱諸峯而才思湧發又如章貢之來有源有委浩浩乎不見其涯涘則天之於公篤而培之其可知也已及受

簡注晉掌邦禮入侍禁直九禮樂政教新當脩舉釐正

者出其謀畫悉盡底赤而觸事取裁罔不稱上意  
旨則紹文真以興而有光前烈者不惟同鄉屬望  
之凡海內縉紳莫不顒顒望公必有以見於天下  
也而今竟已矣謂之何哉謂之何哉予等義切同  
鄉或先公而生或與公爲行輩或爲公之晚進方  
慶蟬聯朝寧爲江西一時盛際期同心同德以熙  
庶績寧四海固不徒同鄉之光尔也今公先舍余  
而逝則予方白首而朝夕機務奚所認而贊定諸  
卿之各以其職分理者誰與之協濟後生政有所

不通者於何從而就正焉凡海內之屬望於公者  
又將悼著龜之毀敗而羣疑無以自決矣則公之  
存亡詎一人欣戚已耶是以予等之哀不止於入  
門一盡幽思恥懷遺物涕泗蓋不能無惑於天道  
也而公之英爽於昭於八紘之表與文真相爲炳  
朗也而又何怵也耶

祭太保陸東湖文

嗚呼湖翁其遽止於斯耶天胡不憖遺蓋臣而忽  
奪之速耶夫官領丹禁爲股肱近臣非忠誠茂著

者不足以法鈞陳環太微翁由世胄侍

明聖起江漢擢武科歷戎階掌錦衣衛事二十餘年侃  
侃自樹有肅清宇甸之志如計擒逆帥姦黨不勞  
尺鏃與夫織人恣竊猾囚煽禍者抗論不懾何其  
毅也至於軫邊患療饑等申理善類雪白無辜賴  
以全生者不下數千人固不徒拱宸極佐蘭鐙號  
爲稱職而已此其勲德上通於天宜爲之增紀延  
齡以需遐福乃逾艾年而竟已耶嗚呼君臣相遇  
自古爲難而心腹爪牙之任尤不易得故李大亮

以金吾直禁中而文皇其寢以其忠誠可託也翁  
一念赤心素符

特簡屢晉太保食伯俸入直禁殿用能仰釋

宸慮端拱清穆何慚大亮之忠誠天既申右

明聖如北極常尊所以張肅肅之威靈如翁其人者何  
不篤相於真宰使久置肘腋永掌環列之司耶將  
忠格於上者有時而爽其報神理之樞不可憑倚  
者耶嗚呼湖翁自昔忠臣義士其身雖逝其神常  
存翁平素笑談塵樞視古今如一瞬茲秉大虛遊

大合之表固有不隨死而亡者感

明聖憫惻贈爵以忠誠易名以武惠而耿耿未竟者憤  
激於中顧瞻邊患民瘼必將鞭風霆布雲雨洗兵  
絕塞贖錫康穰則身雖不直乎丹禁而圖報於身  
後者寧有所憾也耶某等忝聯姻末侍翁教最深  
俯冀以辭蓋本翁之無憾者以慰翁亦冀幽潛之  
中溢其不及得以分國家之憂而翁亦不見嗤於  
九原矣

祭稽勲同郎中卜信夫文

嗚呼已矣乎吾信夫也胡爲痛吾心潛老淚不能  
自己耶夫賢才生爲世用固宜有以成其終也信  
夫以才學德履接銓曹驟然丹鳳之方毳瑩然白  
璧之旣礫九士紳中相知者胥稱爲遠器遊將羽  
儀省臺圭璋治化無疑也而予心私切慶望何異  
薛簡肅之於范希文歐陽文忠之於曾子固乃位  
與壽竟止此將天有時夢夢雖愛才者無所庸其  
識耶抑明星謫在人間天顧取而還之耶嗚呼厚  
德之家其流光必遠孝弟相禪是謂世綱信夫繼

伯仲取進士效用

明時而大夫人在堂有賢操予嘗撰壽文誦述其盛謂  
海內不多得詎意慶未踰歲乃僅大夫及哭信  
夫也耶嗚呼塵紛糾纏榮枯不一其幾棄大倫甘  
爲燕雀瓦礫之行者豈少也而多老死信夫令當  
塗活民不下數萬分司銓政詳慎縝密未嘗一筆  
枉流品陰功昭灼足以格天增紀乃不能挽其厄  
運而竟已矣在信夫抱希文子固之志固不瞑於  
目而予心耿耿不能如薛歐獲酬其知願痛止於



一涕爾耶聊寫深衷詞不盡哀冀蘭雖悴而芳不  
朽真冥之中鑿予痛而陰庇其後嗣亦可以慰大  
夫人於暮年矣

祭封一品夫人李母文

嗚呼連城之壁產于名山明月之珠育于玄渚蓋  
元淑所萃有開必先而章瑞表異由其所儲者深  
且厚也某等徵天幸同傅相渠翁於嘉靖壬辰登  
第榜中三百二十人至今三十年來凋謝幾盡獨  
傅相屹然居館閣直禁御迎養太夫人優游八旬

榮封一品爲吾榜增重夫豈偶然者哉詩有之瑟  
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福澤不輕畀也宋尚書張忠  
定稱同榜得人最多謹厚有雅望無如李文靖及  
觀文靖叅大政其母在堂忠定與王文正向文簡  
冠萊國俱祗候若母識者謂同年登庸雖文靖之  
公心而得於母教居多某等自揣薄劣不敢附忠  
定諸公賴傳相休休如文靖推轂汲引使得聯班  
六卿竊同榜之光孰非大夫人之貽耶嗚呼情緣  
所感悲出因心某等涼德寡佑早失所恃每切萊

國捫傷之慟故見有母者輒爲之喜其亡也輒爲  
之悲太夫人高年康寧身享全福忝以子姪之義  
遇節假升堂候啓居聞傳相侍側輒以濟人利物  
爲訓未始不私相慶忭倍爲之喜適今棄祿養  
奪傳相南還使朝紳失與刑罔不悵惻而况某等  
銜恤終身者不因所感而倍爲之悲耶嗚呼五福  
之全古今希覲文靖之母雖有賢德而榮壽猶未  
得與大夫入竝茲訃聞當宁卹典所加皆爲希濶  
之遇允執筆之士悉托之詞誅以傳不朽使後世

尚論者稱吾榜有賢輔如傅相又有榮壽之母如  
大夫人者以成之猶之陟名山涉玄渚益信珠玉  
之珍有所自也某等旣以傷感者爲傅相悲復以  
榮遇者爲傅相慰且冀傅相異日感遇圖報移孝  
爲忠亦可慰大夫人於九泉矣

祭少宰孫季泉母文

嗚呼女德有關於世教尚矣方王道之行化流俗  
成託於公卿大夫之家如芼蘋湘藻敬一職而勤  
細事者詩人歌以爲美而皆錄於師氏仲尼且存

之以爲教使有相夫死國事而又不忍死其夫教  
遺孤爲世名卿以歸見死者而心不怵又何靳於  
特書也耶忠烈公奉

命撫江西知蓮濠陰謀不軌已委身報國不有其家四  
載獨居恒尸一日而夫人克承忠烈不以家累督  
守守門戶脩歲祀以俟命遂志是其心皎皎乎與  
忠烈同逝矣旣蓮濠以國反忠烈死之使擗掣哭  
泣急於一殉雖可駭於聽而休於視不幾於死忠  
烈矣乎夫人知以大義自斷不爲迫賄摧決自輕

如鴻毛驅子僕間道兼程赴王師併力死讐是激  
於倫常而循乎義理者矣及罪人旣執翁得

賜詔褒嘉天下所以仰慕義槩潛格英颺固赫赫如  
也夫人又思所以充忠烈而光大之朝夕範諸子  
與孫若於禮而約於訓使績學潤身畱報

國恩卒之年踰耄期伯直金吾仲列符卿季由進士  
及第歷少宰而諸孫又以吉士儲養俟用皆身親  
見之非精誠篤至窮微徹幽而何其應若取攜也  
是忠烈死矣而夫人義足以輔志使不墮前聞實

所以不死忠烈也不可以相見泉下者耶嗚呼世  
教下衰縉紳之士負

君父以苟容者豈少也忠烈獨以赤心不負國而夫人  
又以大義不負翁所以厚其施而食其報者夫亦  
不負翁與夫人推古詩人之意宜其歌咏嗟嘆之  
不足而仲尼之所務白也故予等聞夫人之訃相  
率敷之於詞蓋慰夫人可以死矣而非所以爲悼  
也

祭姚繼文祖母文

嗚呼古人有言士人家切勤教弟子勿令詩書味  
短然世教下衰縉紳大夫猶或難之况撫孤至於  
成立如令伯祖母劉者豈不尤爲難哉予讀姪繼  
文哀狀叙曾孺人言行之詳無一不合於道蓋今  
之劉氏也而何其天性有聞耶方繼文生二月父  
靜淵君即世未踰十歲若祖教諭翁又世築笄子  
立何異令伯之愍凶孺人不忍墜宗祊竭力撫孤  
孫督使有立又性嚴知教親課繼文以經書必熟  
誦乃已稍聞出泄語輒正色責之不少恕及以餘



資出貸爲生計有以負者不責其償甚至產業剝  
落攻苦茹淡無悔懟意是撫孤成立與劉同抑不  
知劉之所以教令伯者果一一如孺人否耶嗚呼  
閨閫之脩其事微而昌胤儲社各以類應劉雖鞠  
令伯有成徵拜洗馬而令伯遭不韙之朝難以臣  
節顯至控表懇辭退逐初服猶有不遇之恨今繼

文恭遇

聖朝育養詞林迎孺人就養京師供以大官他日名位  
可期遠大所以光賁泉壤者固無窮也視劉之所

遇不爲榮幸矣哉嗚呼淑德卓行不著則世無所  
勸予嘗督浙學愧不獲采輿論敦禮於門以顯垂  
陰教之意迺今聞孺人之訃其忍諉曰不采於師  
氏而竟沒其內美已耶陳詞致奠庶天下爲人祖  
母者皆如孺人焉則可以鏡世道矣

祭李茫湖光生文

嗚呼山之佚人其事隱然能竹澤引暉以式鄉人  
相與崇誦不替豈非公論所出有難於誘怵者哉  
古今稱門閥之盛必曰平棘李氏其簪紱繩然相

繼者不少也論者獨以士謙孝友睦惠之行足爲  
李氏重是厚德所及固非主組所能易矣而况攻  
苦茹辛以亢宗枋者乎茫湖李老先生早孤不吊  
賴母氏林竭力鞠全使憲副公一線之脉因之不  
墜先生獨志紹前緒優游道義爲吾豐聞人旣抑  
學宮乃以遺經授諸子及宗人卒之賢科連擢而  
黃堂布政烏臺執法各以職振其計偕需用者如  
日方升人固擬其不後平棘李矣先生身膺褒封  
居高思卑兢兢焉動以仁厚孝謹訓子姓而敦龐

之儀宏博之度足以鎮躁釋隘即士謙存心又何  
加焉某等晚進挹道範而耳風聲蓋亦有年方慶  
老成在鄉典刑可即又宇內多事冀得令子烏臺  
君與之共濟則先生未竟之志可酬而忽以訃聞  
何哉昔士謙之歿也趙郡士民聞而流涕相與樹  
碑于墓以德及於鄉人者深也先生居素無愧於  
士謙固信流光之遠但烏臺君長才大器暫頓於  
清時而老成凋謝淳俗失則寧不增同鄉之感悼  
耶愧竊祿朝班不獲與執紼之末相與樹碑于墓

械詞遠奠庶鄉人誦之知德儀雖永隔而吾豐士  
謙固可以永長思矣

祭晁南庄翁文

嗚呼盛德之家其澤歲九以發源之遠也况舍劓  
毓和自拔於隴畝之中光前烈而啓後裔是豈偶  
致者耶予初入銓司獲交內翰春陵禔身藻潔閉  
門讐圖書多所刊定不問寒暄事蓋必盛德之後  
也及謫天雄式翁於故廬聞翁以耆厚重二鄉事  
父備極色養日具所嗜或自遠致有徐仲車之節

孝兄弟分財各隨所欲讓之無各有薛孟嘗之友  
愛爲家幹蠱以部解至京不爲狐鼠輩所罔慷慨  
引誼直犯鋒先課以歸有孔戡之義勇廩饑貧賈  
不計盈縮至取負券焚之有柳仲郢之仁厚與人  
言披肝腑以訟來質者得一語即釋不願煩官司  
有陳大丘之忠信是翁之積行累善所以培澤而  
引休者不可以一節數也而又延師教子責之以  
成卒之子春陵暨孫次山相繼取進士入詞林司  
綸誥而身膺褒封饗大烹之養非天實佑之以顯其報

耶嗚呼世有席子孫勢焰很藉閭巷閭至老疲不  
厭曾未幾而景響銷歇翁不以世襲軒冕爲榮而  
以名德相望勗子孫且塞實自藏布袍草履足跡  
不履城市至宗人化之以守禮聞凡過其門者見  
其雍雍睦睦雖不識皆知其爲積德之門也使天  
憫遺多年庶有以火式鄉人不徒畫春陵愛日之  
誠而遽爾奄逝使令子令孫不獲嘗樂視含寧能  
已於感悼也耶雖然子孫賢族將大晁氏自文元  
文莊父子仕宋繼列詞林掌

制誥至今數百年賴翁處炳育珍昌厥後以匹前美則  
中眷一派幾微復熾者自翁始而九泉之下不可  
以見晁氏先人也耶是翁足以自慰而春陵亦可  
節哀以成大孝矣

祭陳元之母文

嗚呼閨壺之行不聞於外而內教所貽足以亢其  
宗使夫志不至於泯沒其父之所以擇婿者亦章  
章著明何其微而顯也史稱王刺史知姚果毅有  
貴子以其女娶之卒生元之爲唐名相而王以知



人稱向使其女不知所以教子則好獵如元之必不能折節晚學何以光施於唐而顯父之明識耶初陳子元之父翁五十無子漫遊濠徐間非有爵祿可以動人趙揮使獨知其有貴子以孺人妻之視王刺史娶果毅何異然歸十二年而生元之生後九年而父沒危如一髮又非有果毅之資也不有孺人撫而教之則無元之矣况責其無獵心乎哉予不知媿母所教者何事然勸令讀書而獵心頓釋則責戒必嚴今聞孺人與嫡翁茹辛撫元之

不斤斤然以貧殖累子惟勤組織資燈火每夜課  
元之讀書起臥不離或友人至對談輒默趨屏後  
聽焉所言書史則喜助供饋少涉狎語必擊几示  
怒狀取責不少怒則元之自不敢萌獵心卒能反  
身力學魁浙闈取進士高第官禮曹使人皆稱曰  
陳翁有貴子若此趙揮使明於擇婿有若此是非  
孺人貽之耶嗚呼撫孤爲難而善教爲尤難孺人  
撫元之於眇年其備嘗艱危何啻萬狀天宜純佑  
默相顯食其報而元之竟不獲伸一日之養歛不

金華山志卷之十一  
及附使抱恨天涯是遵何說者哉然生寄死歸如  
晝夜然古今賢母昭揭於宇內者功德不磨而已  
孺人事夫以順教子成名而元之又卓然樹立以  
媿相事業自期待則功德將與媿母並傳不可以  
信天道耶予識元之於諸生中聞淑行甚悉楫詞  
附奠愧不能表內教於生前聊慰幽潛於九原焉  
耳元之思所以光孺人者又何如也

祭宮保周嶠山文

嗚呼嶠翁天胡奪之速耶古稱御史臺朝廷綱紀

綱紀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治初臺長員缺  
厪

聖明諭下準繩之司須用剛正人翁由大司馬贊留務  
特改任焉於是天下曉然知

上意所向而貪墨詭隨者無所容也翁受任以來風力  
愈勁計吏治則秉公持介於耗亂不職者稜稜無  
所混貸甚至操礪屋漏門絕饋遺即鄉戚故人不敢  
以事干節槩凜然聞於天下所期贊

朝廷清明之政者固方隆也廼一疾弗起將剛果勁

正之士若天或讐之耶嗚呼鄉曲之譽不可以旦  
暮襲縉紳之褒不可以矯飾取翁發跡寒儒環堵  
蕭然及居諫垣謫下邑敷歷臬藩撫留圻督兩廣  
皆膏腴之地操熟柄而冷然不改其素卒之蓋棺

論協簡知自

上賜祭賜葬且易名之典下焉此可以虛詞借哉是翁  
雖不义于其位而激廉起懦使人不迷趨亦未爲  
不壽矣嗚呼匡廬挺秀彭蠡呈清所以壯吾鄉之  
勝者萬年如一日先達掌臺中若戴恭簡張簡肅

皆威重鉄冠名高石室凡後進聞而慕之恨不生  
同其時親見其風裁今幸有翁繼之亦信山川爲  
助典刑可即而遽棄若是則先翁以生者孰與切  
磋而後翁以士者又將失所宗依矣某等相率奠  
于其堂泠泠淚下蓋爲

朝廷失正人惜不獨同鄉之私已也

祭大京兆查近川文

嗚呼良友不易得古人有是言矣予輩於近川公  
寧無惑於天道者乎今方聞之士嗚珮朝班莫不

厲蝨氣策事功而出自吏部者俱稱公坦夷洞達披素見情允爲悠遠之徵又諸子秀發官儀曹掾京闈有曹監繩繩然克振其美蓋天實厚之以全福隆其身也乃今晉尹頌天慶者盈門而奄然弗祿弔者復至非不可詰者歟昔郭林宗所至擇交故其沒也海內名士無不傷悼奔奠予輩寡聞雖不敢附德公叔度諸賢入幸與公同出吏部又同志何異締交於郭君每遇慶會相聚促席商治理稽國典以德業相勸信乎金石之交跡直銜杯酒

而已曾信宿未幾室是人非無緣起九原相與拊  
掌一笑滌此塵冗感悼爲何如耶嗚呼人生大塊  
內如蓬旅然其曠然可以蓋棺者此心知而已古  
人思其友而不見見其所與者即如見友今公神  
遊六合之表固將排閭闔鞭風霆雨施天下悠然  
與彼蒼者俱矣然片言隻字存篋如昨歷宦所至  
猶多遺跡見之即如見公也况公於平日相與切  
磋者莫非道義予輩自矢固不敢以宦成自怠有  
負友誼不知冥冥之中肯默相其不及如生存否



耶臨棺哭奠聊陳悃素蓋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公其然之否耶

同府祭嚴老夫人文

於皇夫人德範相惟自天作比歸于少師少師奮  
績際會明時結知

九五如虞足夔盡瘁于國奚恤家爲一絲內治夫人  
是宜檢身以禮逮下以慈敬供蘋藻有闕其儀親

蠶

御苑夙夜惟寅動應圖法言爲壺彘鷄鳴警戒從以祝

鏡日恢相業沃若藥資

帝嘉幽履敷錫命詞累封極品寵與翁隨偕年踰耄迂  
社迎禧克昌厥後如茁蘭芝司空繼美獨騫天池  
左右文武駢組盈堦貴無溢累益虛以卑黜盈崇  
樸豈俗之移共所純佑百歲庶幾胡遘於疾歛與  
世辭計聞當守若曰噫嘻

勅優賻祭宗伯俾司遣官飭塋末耀豐碑生榮死哀孰  
與等夷某等誼聯桑梓飲澤含飴玄堂載啓悼往  
傷離爰陳椒醑共薦靈輻告予愴惻昭格于斯

金步片... 卷之二十七  
同部祭嚴老夫人文

惟天眷

帝名世發祥特鍾令配于鈐之陽婉孌夙成溫恭惟則  
孝敬仁慈璇閨種德陰翊元輔佐我

聖明孤忠禁直持平如衡表正百僚懋勳當代屋漏無  
慚功歸自內穹蒼昭格錫命屢加一品偕老其何  
可涯篤生司空實惟冢嗣慶衍孫枝聯綬結駟振  
振濟美三世同廷處榮彌約式著典刑槐陰鬱葱  
堂集珠履共祈百年永迓繁祉胡然溘歿金釭夜

寒川逝不返舟藏莫攀宗伯疏

聞詔陪祭塋

溫諭臨門司空留養丹旆載發錦衣扈歸

欽賜馳驛

恩示等威從古難兼惟福與壽倚歟夫人實天所厚如  
彼玉瓚注茲黃流允爲善積終焉優游

勅使煌煌輝光燁路觀者堵墻誰不稱暮某等辱翁  
下仰止徽音况與令子義切同衾紉謳末由南望  
秋霽率屬申詞情不盡誅

祭封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郭靜菴文  
嗚呼隋珠淵鍾下壁岳韞重丹流赤滄藍出青是  
瓊物稱於天下者未始無所本也况昂畫馮翼之  
臣總攝百僚爲世賴幹詎山川靈毓之池無以肇  
其祥耶夫子爲大宰而父尚存者明興以來不概  
見天順間有李文達以吏書叅密勿其父

封少保公親見其盛至今九十餘年靜菴郭翁親見  
其子東野公柄銓政如景星慶雲爲世爭睹雖中  
岳氣完鍾毓自異而翁之所以迓其休者謂不有

本哉吾鄉彭文憲誅李翁稱其戒文達勉盡忠勤  
與人方便四字無書無之用能使文達以相業顯  
予輩不及面翁聞人稱翁醇謹性成不忍毫髮虧  
損人種種皆仁厚事蓋心同李翁之心知所以爲  
淵爲岳爲流丹出青計用能食其報如李翁也歟  
嗚呼人生如寄世其掀然聲存者莫大於生榮死  
哀翁與李翁同產中州身膺褒封茲計聞  
聖天子憫惻遣官祭塋賁及幽泉使中州士民聞而嘖  
嘖嘆曰前有南陽李翁今有安陽郭翁福壽兼隆

二百年僅一二見益信種德之利爭相効慕其爲  
榮哀何如也矧東野年方踰艾圖報有日

上不忍奪子情求忠於孝異時釋服北召則博太之業  
可以殫其所施而文達之圖報未竟者固有所待  
矣翁不可以含笑於玉京耶予輩與東野同朝方  
慶世道清明同獲彙征而濡德窮本實冀天錫翁  
遐齡覩令子之成以贊熙化也而忽以憂奪蓋有  
餘感焉因本教徵於令子者爲翁慰而望令子以  
竟其施者又不徒予輩之私而已

祭東廓鄒先生文

嗚呼吾師廓翁棟梁斯道爲後進楷範可謂存順  
而沒寧矣不肖聞訃孰爲淚下淋衣而倍爲之慟  
耶自聖學綦蕪舉世涉獵記誦割裂裝綴爲取青  
紫捷徑於吾心本原之地果何益哉某於嘉靖庚  
寅從翁於留曹蒙提契定性之旨使大公順應學  
天地聖人之常於是知理不在於書而在於吾心  
不涉於想像而踐履於吾身矣及其壬辰竊第司  
理興化翁亦晉翰苑掌成均冀得朝夕請益共贊



熙化而翁亦不久於位寧不悵然失望耶嗚呼昔  
人有言收拾楃與榱先須收棟梁故唐臣贊皇李  
公位列三公自疏雖由君恩亦由儒訓薦進其師  
胡公震童所本也翁鳴絕學為時耳目非胡可比  
擬某沐春風化育叨列六卿竊保傳於承華又遭  
事

聖明御極興唐虞三代事業不能椎本所學薦翁竟至  
佐之蘊獨無愧於李公也哉嗚呼古人守師說有  
如守世業所行悖所言者謂之玷門墻翁於壬戌

之秋遠寄手札有民隱當恤數語無非世藥石  
時時省惕方求無負教相詎意言爲未訣至今一  
字增一涕耶聞翁之訃誼當負土成墳服斬居廬  
如桓郭故事而身羈於朝無緣匍匐遂吾私槭詞  
千里以寓一哀蓋甚於子瞻之哭歐陽文忠也真  
冥之中其蓋溢我不及以終平日成就之惠耶

祭太宰聞石塘文

嗚呼士生天地間致位行道固貴有自立之志而  
知已又不易得某自入銓司以來見要人撓職守

堂屬互推談往往生隙速官謗及翁秉銓政爲人  
望所歸獨不鄙禮拙直九求所以獎忠誼斥邪暗  
申宣於天下者多茹納焉而某竟爲要人所抑謫  
天雄未踰二月要人以罪繫翁不次推某督兩浙  
學政得以覽四明之勝知發祥於翁者有自謂天  
實司之不其然乎又之翁養素南還某酌翁於西  
湖之濱翁因嘆曰聲華勢利有如浮漚然惟道義  
之知可以澀太虛浴紅日子不患不任遠大惟不  
忘此真味足矣某唯唯不敢當詎意別違十餘年

遂叨六卿竊保傳之榮酬翁知愛也耶嗚呼知己  
固難求所以副知己者尤難翁不以屬吏待某勤  
期遠大事業而某以拙直掌邦土當庫帑空殫之  
時上之恐耗

國儲下之恐疲民生展轉思惟實切覆餗之憂欲求  
正於翁而翁不可作矣謂之何哉嗚呼老成典刑  
爲後進所景範方翁願老石塘之墟如山斗在望  
某雖身羈於朝無緣操几以從然爲

天子守三尺凜凜如侍翁側以不可聞於翁者即不可

關於

天子也及去秋具狀候翁左右至今春擗手札字字炳  
若日星有猷畝不忘

朝廷之意曾居諸未幾而竟爲永訣之言耶公於垂  
盡之年猶以道義勉某今某聞翁訃得以職事乞  
恩差官營造將天所以顯翁知愛者不在此耶痛典刑  
之日違而執紼之末由焚帛陳詞聊瀉此感刻之  
私爾矣若翁之所以亘終古而長存者豈哀詞所  
能盡耶

九卿祭通政楊武東文

嗟嗟武東奚竟若是已也予輩聞訃傷悼蓋疑于  
天人之際焉夫盛德之後流光必遠謂其格天有  
素錫羨無窮也楊文貞公夾輔

四朝功勳曩曩其餘慶所鍾徵發於武東而武東又  
克自標樹恐墜前聞由進士理刑登潮二府徵擢  
銓曹晉爲選部郎行義卓卓可述衆謂其紹文貞  
以興矣忽爲已者所持謫縣慕以去久之公論日  
伸不次叙遷督學校於嶺南佐藩政於巴蜀至今

晉爲通政膽黃益感激圖報稱衆謂天道終有知  
將隆以文貞事業矣忽又奄疾數月竟弗起何人  
固信之而天即奪之耶嗚呼天以生理賦吾人使  
秉忠直之操凡爲國家效用也今

明聖垂拱賢輔秉樞予輩忝與九卿之列各以職掌奉  
守

成憲相與幹旋化機圖維治理又得武東同朝一心一  
德共贊中興太平之盛莫不嘖嘖稱譽慶文貞之  
有武東如魏文貞之有魏謩是爲昭代增重乃位

與壽竟止此辟之璠瑜璜璧雖爲至寶而畜之也  
若虛其父也若棄又何徵於天道者耶嗚呼極人  
於危亡者其心足以達穹蒼其報足以享遐福嘗  
觀武東於侍御党雲崖卒於旅館念舊誼捐已資  
買棺爲殮哭之甚哀又周恤其後嗣是敦崇古道  
陰德所施不小矣乃孤身瘦死不及與妻子永訣  
而旅魂飄飄蓋不知武山何在而雲亭之水逝莫  
復回此其可傷悼甚於武東之哭雲崖也何天降  
癘一至此耶雖然晨旭夕沒春卉秋腓理無久視



求其不可朽者俯仰無愧怍而已武東行可質天  
與命之四品京堂位不爲卑其沒也仗義於朝者  
給美棺爲殮具舟車夫役歸櫬南還要昏取信士  
論無慚於蓋棺者也茲雲軒倏起魂歸故里見文  
貞於九泉亦將許其瓦繩袒武永耀奕世矣予輩  
雅率爲奠宣之以詞蓋傷良友之云正而亦因以  
爲慰也